

原人
创文

1980
的
情人

于晓丹作品

那个诗篇漫卷的年代
浮动而来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原人文
创文

1980

的
情人

于晓丹作品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980 的情人/于晓丹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(人文原创)

ISBN 978-7-02-007522-5

I. 11… II. 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3997 号

责任编辑:石一枫 脚 印 装帧设计:康健
责任校对:陈 莎 责任印制:李 博

1980 的情人

于晓丹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7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0.875 插页 2

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0

ISBN 978-7-02-007522-5

定价 1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献给你们，无论你们现在哪里

1.

她叫毛榛。

至少二十年前，梁正文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她叫的是这个名字。

那是五月，那天雨落得突然，一股热腻的土腥味从楼下涌到楼上；她略略有些圆肿的眼睛，睫毛上挂着一颗雨珠，在眨眼的一瞬间裂成两瓣；她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放在下嘴唇上不停地摩挲，一片一片地撕着干裂的暴皮……

那天她一直靠在床头看书，他还记得那本书的封面是一座城市的一角，像是蒙着厚厚的一层黄土；近处一条碎石子路，被广角镜头拉得格外宽；一座尖耸的教堂立在远处灰青的天空上方。还不到晚上五点，她就说饿了。他们下了楼，在德胜门外那条街上最像样的一家餐馆吃了晚饭。

吃完饭，正文看着她返回楼上，自己到楼后派出所的院子里取出自行车，然后回了报社。

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她。

2.

梁正文认识毛榛，是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寒假，1982年。

那年冬天，正文的哥哥正武就读的Y大学用四个排球场浇了个冰场。正文那时正在准备高考，有时看书累了，就骑上车去冰场转转。那天他刚把车锁好，便听见正武在后面叫他。他转过头，见他身边跟着个女生，是毛榛。正武说，毛榛是他在外语学校时的同学，跟他一样，在上大二，不过在D大学。

毛榛温热地笑着，脸罩在一顶浅灰色厚毛线帽下，露出一双细圆的眼睛。她一副海军蓝毡毛大手套里抽出手，和正文握了握。她的指尖又冷又硬，指头很瘦。

正武带他们往冰场里面走，正文低头跟在后面，走了几步，他惊奇地注意到，她脚下穿了双圆滚的条绒布黑色老头棉窝，黑胶底，后帮上有条滚边接缝的那种。

正武带他们在拥挤的人群中穿了好久，才终于找到一张有两个空座的长凳。这时有人喊他，他抬头看看，回过头来对他们说：“别动啊，我一会儿回来找你们。”

他们坐下来，毛榛从书包里取出冰鞋。正文看着她解冰鞋的鞋带，觉得应该说点什么，便说，“你的棉鞋很有意思。”

毛榛又笑了，“是吗？是不是挺土的？”

正文忙说，“不土，穿你脚上挺合适的。不过，现在没什么人穿这种样式的了。是不是你姥姥留下来的？”

毛榛笑出了声，抬起两脚，脚尖在前面并拢，让棉窝中间的接缝在头上并成人字，“不是，是我自己到内联升买的。很便宜，才一块多钱。嗯，”她歪过头来，“你怎么知道我有姥姥？”

“瞎猜的，”正文说，“你不穿高跟鞋吗？现在女孩子都穿带点跟儿的。”

“我屁股大，穿高跟鞋老要摔跟头。”

正文朝后倾倾身，想看看她的屁股有多大，又突然觉得不妥，把头收回来。

“没关系，呆会儿我站起来，你就能看到了。”

正文有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。看毛榛正眯着眼睛看他，便问，“怎么？”

“你跟梁正武长得还挺像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他以前跟我说有个弟弟，我就想你会不会长得像他。”

“不像，哪儿能跟他比。”

“也不错，”毛榛说，“就是比他矮了点。不过，矮个子普遍比高个子聪明，你比他聪明吧？”

“不行，这世上就没几个比他聪明的。”

“哟，你这么崇拜他？”

“是吧，”正文点点头，问她，“你的嗓子怎么啦？感冒了？”

“不是，我天生就这样，遗传的……”

“那你怎么能上外语学校呢？他们到你们学校挑人的时候，不是先看嗓子好不好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差一点就被刷下来了。口试都考完了，那个考我的老师还追出来，跟你刚才问的一样，问我是不是感冒了，我赶紧说是，又咳嗽了两声，他就信了。”

“你还挺聪明的。”

“这就算聪明啊？看来你是个老实人了。你哥哥老说，我这只只能算是小聪明。”

“小聪明也是聪明。”

“可惜呀，他说的小聪明是傻。”

他们坐那里，像在等正武。毛榛不时错错挂在脖子后面的手套绳，把二指的海军蓝厚毡手套扣在凳子边沿。她偶尔歪过头来看看正文，笑笑，不过大多数时候眼睛看着远处。

那天冰场上人很多，连围栏外面都趴了密密的一圈脑袋。场子中间，会滑的在外围滑着大圈，人太多，大圈也转得很慢；不会滑的，就都堆在场子中间，像一锅刚刚煮开的水饺，不停地翻腾、挤撞着。

“你会滑吗？”毛榛问他。

“还行。”

“跟梁正武比呢？”

“没比过。”

“不愿跟他比？”她歪过头来，故意似的问他。

“不用比，他肯定比我好。”正文顿了顿，“我们没一起滑过。我很少见到他，恐怕你见他的次数比我还多。”

“那倒有可能，”她把两只手从手套里抽出来，交叉着放进羽绒服的袖筒里，“我们从小住校的，好像跟家里人都还不如跟同学在一起的时间多。那你们俩亲么？”

“还行吧。”

“还行？”她看着他，“那我考考你。你知道他穿什么样的裤头背心么？”

正文愣了一下。

“你知道他剃不剃胡子？一个星期剃几次？用什么剃胡子刀？”

正文笑了。

“这个都不知道，还叫亲啊？你们一起去过公园么？去过几次？哦，对了，你们一起去公共澡堂洗过澡么？”

正文扭开脸去，咧着嘴又笑了。

“你的答案都是‘no’吧？”

“那你的答案是‘yes’？”他也着眼睛看她。

“我也不是，讨厌，”她轻轻推了他一下，“可你说的没错，我见他的次数应该比你多。我们同学八年，一天除了睡觉八小时不在一起，每天从早自习到晚自习，包括三顿饭，都在一起。我数学不好，可粗算算也得有几万个小时了吧？再说，他那么高，就是不想看到他也难。”她抬起下巴朝远处努努，正文顺着看过去，见正武在远处正和一个女生说着什么。

她把冰鞋换上，用冰刀在地上跺了跺。正文问她，“你读的也是英语系吗？”

“西语系。”

“西语系？西班牙语呀？”

“不是，西方语言文学系。”

“那到底是学语言，还是文学呢？”

“我学语言。我们系的女生都学文学，都不想学语言，我就选了语言。”

“语言，不是很枯燥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也不喜欢，所以才要学它。你不喜欢什么才要学什么，就好像我姥姥说的，你越不喜欢什么人，才越要跟这个人交朋友。”

“干吗这么难受呀？”

“不难受，挺好玩的，”她笑了笑，“不信，你也可以试试。”

“你姥姥真那么说的啊？”

毛榛点点头。“你呢？准备上哪所大学？我们学校？还是跟

梁正武一样？”

正文想了想，“大概会跟他一样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像你说的，较劲，越是比不过，还越要比。”

他们两个都笑了。

“你不换鞋吗？”毛榛问他。

“我不滑。”

这时，场上的一个小个子男生转了个漂亮的弧线停在他们面前，要带毛榛下场。毛榛犹豫片刻，还是站了起来。正文等她离开座位，就注意看她的屁股，可她的羽绒服太长了。

那次显然是毛榛第一次穿冰鞋，没走上两步，就翘起着摔了个跟头，后来又一连摔了七八跤，最后一次干脆坐在冰上，皱着眉咧咧嘴，可怜地揉着屁股。小个子男生用力把她拽起来，把她的手套绳在她胸前打个结，然后说了句什么，她从手套里抽出左手，交给他。那只手后来就一直被那个男生攥着。滑了几圈，她渐渐有了些模样。他们开始交谈，他说的多，毛榛偶尔张张嘴；她笑的多，一会儿显得有点勉强，一会儿又笑弯了腰。

不知不觉就到了十点半，广播喇叭开始预报关门的时间。毛榛满头大汗地回到正文这里，问他为什么不滑。正文说不喜欢滑，只喜欢看。

“那我滑的很难看吧？”

“还可以。”

毛榛不好意思地撇撇嘴，然后坐下，换上棉窝，等了一会儿不见正武回来，他们决定出去找他。刚走到冰场门口，就看到他，身边仍围着几个唧唧喳喳的女生。正武也看见了他们，便朝女生摆摆手，然后带正文和毛榛去学校食堂吃夜宵。

进了食堂，正武去窗口买饭，让毛榛和正文先找座位坐下。两个人选了靠窗的一张长凳，毛榛拉正文坐在自己的一边。她脱了

羽绒服抱在腿上，正文也脱了棉衣。毛榛转过头看他，过一会儿又看一下，然后伸过手来将他的毛衣领子往下挝挝，“看着那么别扭啊，皱皱巴巴的，毛衣都不会穿。”

“噫，”正文别过头去，“谁不会穿啊？”

“怎么，还不好意思啊？”

一两三个的肉丁包，正武买了一斤半，还买了两碗牛奶，用托盘端过来，坐在他们的对面。“都把衣服穿上，有那么热么？”他说。

“嗯，特别热，刚才出了一身的汗。”毛榛说。

“赶紧穿上！”正武说着，把牛奶放到毛榛和正文的面前。

正文照他的话做了，毛榛却只把羽绒服披起来。

“穿好了！”正武又说。

正文帮她抬起袖子，毛榛朝正文嗷嗷嘴把胳膊伸了进去。她把自己的牛奶让给正武，正武推还她，“让你喝你就喝，我要喝就买了。”毛榛显然是饿了，一口气吃了五个包子，拿起来第六个，想想，还是放下了，转手放进正文的碗里。正文噗嗤笑了一声，“以为你真能都吃了呢。”正武没有笑，只是说，“还不赶紧喝口牛奶，小心噎着。”

有辆面包车从窗外缓缓驶过，正武抬头，看着车灯从一个窗口亮到下一个窗口，然后像是漫不经心地问，“刚才那小子是谁啊？滑得那么热火朝天的？”

毛榛低下头，端起牛奶，喝了一大口，“你们学校的。”

“哪个系的？”

“他说是阿语系的。”

正武没再说什么。

“阿语系是什么语啊，阿拉伯语？”正文问。

正武没回答，毛榛忙用筷子立在嘴边示意正文别问。正武从毛榛手里拿过筷子，把盘里最后一个肉丁包夹进她的碗里。毛榛要推，他说，“吃了。”然后看她吃完，收拾了桌上的所有碗筷，拿到

水池那边去洗。

出了食堂,三个人一起骑车到校门口。正武问正文说,“你考试准备得怎么样了?”

正文说,“差不多。”

“差不多是差多少呀?能上北大,清华?还是能上北外,外交学院?”

“反正能有学上。”正文说完,蹬上车便想走。

正武一把拉住他的车后座,“急什么!路上小心点,这么晚了,别晃晃悠悠的,哪儿也不许再去了,听见么,直接回家。”

正文没说话,正武在他后脑勺拍了一下,“听见了没有?”

正文仍旧蹬上车,头也不回地答着,“听见了。”

正文第二次见毛榛是几个月后。

那天他已高考完,正在家里闷头睡觉。下午,正武意外地回家来,推醒他,“起来,起来,请你去吃西餐,去不去?”不等正文完全清醒,他一把将他从床上拽起,把他的脑袋搥到水池边,拧开水龙头,“不能再睡了,妈说你都睡了一个星期了,睡傻了吧快?”他从衣柜里抽出一件短袖白色翻领衫,强迫正文换上,然后他们并排骑着黑色凤凰 28,冲出那时叫“汽车局”的大院,穿过宽宽的长安街,划着很大的弧线往北拐上了一条新开辟的马路。

“上哪儿吃去啊?”正文问他。

“甭问,到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
那马路叫什么名字,正文已经记不太清楚了。好像刚刚拓宽,路面补着两条深灰色新柏油,像是仍旧湿着没有完全干透。沿路树木很少,隔一会儿还出现一个被锯断的树墩。在正文的记忆里,他们兄弟俩像这样一起骑车出门,那是第一次,也是唯一的一次。正武不时把一只胳膊搭到他肩上,另一只手也撒开把。他问正文像不像鹰,正文没有回答,一直笑着,摇摇晃晃地往前骑。

那时柳叶已经抽过芽转成了深绿色，一团一团的杨絮已经在地上打过滚，脏兮兮地卷堆在马路牙下。天正渐长，太阳从左侧照下来，把他们的影子拖得很远。然后他听见正武说，“一会儿还有两个人跟咱们一起吃饭。”

正文立刻小声说道，“我就说呢，怎么也不会单请我啊。谁啊，我沾了谁的光？”

正武说是毛榛。

正文问，“你请她吃饭，干吗要我陪啊？”

“你以为我想让你陪？是这丫头说她要再带一个人，今天才说的，我来不及找别人。”

“为什么她要再带一个人？”

正武正过脸去，默默地笑了一下，“鬼心眼呗。”

“再带个什么人？不会是个男的吧？”

“她敢？不怕我宰了她。”

而后他们就骑过了那个宽敞的开口。正武突然刹住车把，又倒回去，一只脚仍踏住脚镫，一只脚支在地上。正文把车停在他的后面，顺着他的视线往下看。土坡不长，下面的洼地却很深。洼地的边缘是一圈茂密整齐的白杨树，阔大的树叶在树顶连成一片。从树木的缝隙中，可以看到树荫下有一片泱泱的湖水。因为背阴，湖面上没有一丝阳光，就那么茵茵的，泛着树木倒影的青绿色。现在想起来，那天见到的八一湖，大概是离真实最远的，潮湿，阴暖，凝滑，像一碗绿色的牛奶。

“想不想下去看看？”正武问他。

“可以。”

他们支好车，上好锁，正文跟在正武后面一溜小跑地下了陡坡。

“知道这儿吗？”正武问他。

“嘁，谁还不知道这儿。”

“来过？”

“这半个葫芦不常来，另外那半个葫芦倒是常去。”

“去干什么？”

“还能干什么，游泳呗。”

正武拿了块小石子，朝湖里使劲投了下去。水面纹丝不动，石子“突”的一声就消失了。正文也从地上捡起一颗石子，朝湖面打着水漂。

那时的八一湖还是个野湖，幽僻阴郁，远近见不到一个人，也听不到一丝响声。正武走到湖边，撅了根树枝沿倾斜的岸往下面探探，抽上树枝以后仔细看看棍尖，然后叫上正文离开了那里。骑了一段路，他说，“记着，别逞性子到那半个葫芦游泳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儿的水很深，水面看着没事儿，下头可就难说了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

“刚才扔石子儿，你以为我跟你似的在玩儿啊？你要是掉进去，恐怕连叫一声都来不及，人就没了。顶多耷着两手扑腾一下，就这样——”正武把两只手都伸到头上，像是抓够着什么，眼珠朝上翻，仰着脑袋假装使劲吸气——他的自行车左右晃动起来。正文“噉噉”地笑了。正武放下胳膊，扶住车把，“别笑，我不是逗你。发现没有，那岸都是石头砌的，很陡，往湖下面去又很斜，没过水的石壁上都是青苔，就算你能游过来，恐怕也蹬不住，上不了岸。”

“你在那儿游过？”

“我游过，不等于你就能游。你的水性能跟我比？记住啦？”

正文小声说，“噉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如你？”

正武伸手打打他的脑袋，正文便不再说什么。

出乎正文的意料，正武把他带到了“莫斯科餐厅”。

他们存好车，在门口的台阶上等了一会儿，毛榛和另外一个女

生便跑了进来。“哟，是正文陪着来的。”毛榛微微笑着，推推身边的女生，“这是冯四一，我的好朋友，外交学院的。”

正文朝冯四一点点头，然后跟在他们后面往里走。毛榛仍留着短发，右侧头顶上露出个明显的旋儿，把她圆圆的头弄的像要飞起来的一朵蘑菇。她的浅灰色细线毛衣的领口很大，右边肩上还开着一寸来长的线。正文低下头，看见她的屁股。还好，他想，裹在灰黑色弹力裤里，滚滚的顶多像两只刚熟的葫芦。毛榛大概是意识到了什么，在前面突然站住转回身，朝正文眨眨眼睛。

还没坐稳，正武就开始看菜单，看了一会儿就叫服务员，一口气点了三个汤，八个菜。正文诧异地看着他，这么有钱，他想。毛榛和冯四一不停地小声说着“够了，太多了，西餐哪能吃这么多啊”，正武都像没听见，继续翻来覆去地研究着那张只有一页纸的菜单，直到女服务员敲敲本子，皱着眉头说，“点这么多，你吃得了吗？”“就是，就是。”毛榛和冯四一附和着，正武这才把菜单交了出去。

“说说，说说，你们今天干什么了？”正武斜靠在桌边问她们。

冯四一先笑了，“干了件很无聊的事，你问毛榛吧。”

“怎么说无聊呢，去看了场电影。”

“很好啊，什么电影？”

两人互相看看，冯四一说，“《红色娘子军》。”

“还有电影院放这种电影吗？”正文问。

“嗯，一机部礼堂每个星期除了放新片，还放部老片子。”

“你还没看过《红色娘子军》啊？”

“看过。”

正武说，“你应该问她是看第几遍了？”

“第几遍？”

“说了，你不许笑话我。第九遍了。”

“啊？那么喜欢革命？”

“革命？”冯四一推推毛榛，“她这个小资产阶级要是喜欢革命，也是因为革命队伍里有王心刚。”

“王心刚？那个党代表？”

毛榛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他有那么好么，值得你看九遍？”

“当然好。”

“哪儿好？”

毛榛伸过手来，假装生气地拍了拍正文的胳膊，小声说，“哪儿都好。”

“嗯，”冯四一一边看着她，一边替她说，“喜欢他的小脸，带一点点小胡茬儿。喜欢他说话时喉咙一跳一跳的样子。还喜欢他的胳膊。他那两只胳膊，你们都没注意到吧？”

“什么胳膊？”正文问。

“就是最后，他给小庞系衣服扣子时，说，‘天冷了，小心路上别着了凉。’然后镜头就照了一下他的胳膊。”

“那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“那你得问她了。”

毛榛低着头笑笑，“好看。”

“还喜欢听他的声音。”冯四一说。

“声音？他好像有点东北口音，对不对？”

“就是河北口音她也喜欢。”四一说完，看了一眼正武，“好啦，好啦，不说了。再好看也是电影里的，不是现实。”

毛榛摆弄着刀叉，“电影为什么就不能是现实？”

正武看了她一眼，“把电影当成现实可是很糟糕的一种想法。”

“有什么糟糕的？”

“认为电影就是现实的人是没有多少想象力的人。你不想当这样的人吧？”

“这跟想象力有什么关系。”毛榛低头说道。

“当然有。你想象过王心刚平时什么样子么？”正武盯着她问。

“什么样子？”

“比如说，你知道他打嗝么，放屁么？打嗝臭不臭？放屁响不响？你知道他睡觉打不打呼噜？你知道他便秘不便秘？”

毛榛抬起头来，沉下脸，“我干吗要知道这些？”

“干吗？因为你需要知道。”看看毛榛脸色越来越沉，正武缓了下来，“我的意思是现实已经够丰富的了，还有必要把电影也当作一种现实么？”

“有没有必要，该知道的，我都知道，不该知道的，我也知道了。”

正武看着她，还要说什么，服务员正好端来了蔬菜色拉，正武便招呼大家拿起叉子。服务员很快又端上来黄油鸡卷和奶油虾，正武把虾放到毛榛前面。毛榛搯一块放到盘里，吃了一口，而后把虾盘推给正文。她又拿了一块鸡卷，用刀切开，放一小块到嘴里，慢慢嚼了几下，突然像是要呕，忙用一只手掩住嘴巴，咽咽口水，慢慢放下刀叉。

“怎么，不爱吃啊？挺好的。”正文把色拉推给毛榛。毛榛没有动。这时桌上已摆满了大小十几个碟子，正武一边招呼着冯四一，一边挽起袖子，摆开大吃一通的架式。“吃啊，别光看着，这么好吃的菜，你们今天要把我点的统统吃干净，一口也不许剩。听见了吗，正文？”

“那还用说。”正文看着他，眼角瞄着毛榛。

冯四一拿起一块扒牛条放进毛榛的盘里，毛榛立刻用叉子叉了回去。

正武对四一说，“你吃你的。”他又起一只猪排递给毛榛，说，“拿盘子接着。”

毛榛挡住他，“你别给我搯，要吃我自己会搯。”

正武看了她一眼，而后对正文和冯四一说，“你们吃你们的，使